



The Lie

译林出版社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谎言

[美国] 迈克尔·维弗尔 著
苗秀楼 张兰珍 译



谎言

THE LIE

[美国]迈克尔·维弗尔 著 苗秀楼 张兰珍 译

I712.4
1224

I712.4
1224



译林出版社

S6150/52

③/122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谎 言
The Lie
作 者 [美国]迈克尔·维弗尔
Michael Weaver
译 者 苗秀楼 张兰珍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Inc.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浦第二印刷厂(地址:江浦城东)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01—4/I·470
定 价 14.8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情杀、仇杀、暗杀都是许多小说的主题。如何使具有类似题材的小说富有吸引力呢？这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处理手法：如小说的情节安排、叙述方法、人物描写等等，这些都将作为小说创作是否成功的关键。

迈克尔·维弗尔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谎言》，这个书名用得恰到好处。因为小说中到处充满谎言，小到改名换姓，大到哄骗他人持枪杀人，以此迫使他人就范等等，使故事情节错综复杂，险象环生，引人入胜。

首先让读者看到的是梅因茨对凯特撒下的谎言，这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一环。梅因茨告诉凯特，她父母是为某一崇高事业奋斗而献身的杰出英雄。某一次行动失败后，他们被迫投降，在赤手空拳的时候死于彼得·沃尔特斯的枪口下。这一谎言诱使涉世不深但又充满幻想的凯特为父母报仇雪恨，然而她却不知这是梅因茨耍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她能面见福雷利，并获得万塞人权会议的入场券。因为福雷利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政治学博士。许多公司、金融机构、政治咨询服务机构、一些大国都急于请他提供理论指导和建议”，他因此常常有同头面人物接触的机会，所以他成了梅因茨能否最终步入万塞会议中心的唯一桥梁。而身为博士的福雷利也就此机会提出了条件，即梅因茨于会期间绑架某一重要人物，并且索要巨款，支付福雷利的中介费，以便弥补他生意上的亏损。他们互相利用，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引发了总统遭绑架、监控

室被炸、梅因茨送命、总统夫妇蒙难等一系列事件。

作者并未把梅因茨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描写,虽然他想参加万塞人权会议及实施万塞计划的动机并不错。在作者的笔下,梅因茨心狠手辣,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撒谎、杀人、炸毁高楼,然而他又是小说中唯一为和平、人权平等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角色。他之所以能为人权而战,是因为出生在德国的他在年少时从电影里目睹了纳粹分子大肆杀戮的种种罪恶行径。身为德国人的他为自称是“优等民族”的国人深感羞愧和耻辱。“纳粹罪行一直纠缠着他”,于是和平事业、人权平等从此成了他终身的奋斗目标,成了他整个生活的重心。为此,他蓄意把原名克劳斯·勒格费尔德改为阿尔弗雷德·梅因茨,将自己的身份和职业作了变更,“改变了一切,唯独他的远大目标没变”。他为自己能亲手除掉一个德国人而感到高兴。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凯特,使她在梅因茨被炸死后毅然决定继续从事他生前的事业。

持枪绑架总统,是梅因茨出于无奈的举动。因为“多少年来一直发生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屠杀已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那些死去的非洲人尸横遍野,而我们却冷漠地转过脸去,就当地球上没这片土地。为什么?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黑人”。许久以来,实现人权平等只停留在口头上,梅因茨疾呼:“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转身离开了”,必须立刻停止这些野蛮地杀戮,并保证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不再重演。梅因茨认为绑架总统也是上策,因为他深知把口头的宣言转为实际的行动很艰难。

梅因茨达到了目的,但他通过谎言唆使凯特杀人这一手段所产生的后果影响着凯特。她为自己深夜枪杀了一对年迈的夫妇而久感不安,她为自己的行为使波利成为孤儿而深深内疚,她甚至想通过向波利奉献肉体来求得心理上的某种慰藉。当波利了解到她是真正杀人凶手而要击毙她时,她甚至都不感到害怕。因此,凯特的情感变化都是由梅因茨的谎言导致的,它也是故事深入发展的

主要线索之一。

另一个主要线索则是邓斯特的谎言。为了能保住总统这把交椅,为了能参加下一任总统竞选,为了能在万塞露面以示自己是人权会议主要发起人的地位和作用,邓斯特隐瞒了身患心脏病这一事实,反而显得神采飞扬,谈笑风生。他取消了原定由副总统参加布鲁塞尔贸易会议的决定,改为亲自参加,谎称在贸易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能对他国施加压力。若不是出自总统夫人之口,科特兰特局长都不可能知道也不会相信总统患病的事实。归根到底,这是为了权力和地位。

权位之争历来就是激烈而复杂的,并且充满着血腥味儿。弗莱明、科特兰特和哈里斯三人几乎同时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后,三人又分别升为副总统、情报局局长和副局长。对弗莱明来说,他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听差”已有多年,虽然他有些犹豫,有所顾忌,但他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实为不满。他清楚地意识到在邓斯特的总统第二任任期结束后,自己就不可能有当选总统的机会了。同时他深信自己“更富有、更聪明”,他想象自己“会为国家日夜操劳,不问政治,不管派别界线,一切行为只为公众利益”。他梦寐以求的是自己能当上总统。为此,他任凭哈里斯摆布,几次默许他实施暗杀计划。如果不是更为精明、一直受轻视的夫人艾米的一再劝解和敦促,弗莱明不一定会电告在柏林的科特兰特有关圣十字总院将发生第二次暗杀总统事件,那么,他的结局就不会那么体面。

如果说弗莱明有些优柔寡断,那么哈里斯则截然不同。多年来“哈里斯与科特兰特之间一直发生无休止的而且常带有攻击性的争论”。与弗莱明相比,哈里斯阴险、狡猾、心狠手辣,并且迫不急待地精心安排谋杀计划,物色杀手。当得知邓斯特总统将亲自前往布鲁塞尔时,老谋深算的哈里斯猜透了总统此行的真正含义,于是一再催促弗莱明莫失良机。表面上他是在为弗莱明出谋划

策,为弗莱明鸣不平,实质上他是在为自己争夺情报局局长的位置而孤注一掷。不幸的是,哈里斯机关算尽,几次暗杀计划都遭流产,而他本人最终不仅丢了职位,而且送了性命。

一个又一个谎言使情节扑朔迷离,同时使小说吸引读者的是作者对人物关系的处理手法。小说中人物可分为四对,即梅因茨和谢德特,福雷利和凯特,邓斯特、汤米和波利,弗莱明和哈里斯。这四对人物中前两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相互依赖,相互利用;而后两对虽同属国家高层人物,本应同呼吸,共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却相互提防,明争暗斗。当邓斯特谎称去参加布鲁塞尔贸易会议时,他就暗中命令汤米为他筹划如何去万塞一事。于是波利一人被事先悄悄派到万塞,为总统的最终到来做各种准备与此同时,梅因茨与福雷利之间经过讨价还价,也先后步入了万塞会议中心。另外,哈里斯也派人在通往万塞会议中心的地堡里装上了炸药,以便到时炸死总统。这四对人物均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了同一个地点——万塞。作者在小说这一情节的处理上,采用了明暗两条线的有机结合。梅因茨、福雷利与凯特,邓斯特和汤米、波利为明线,他们都在为去万塞做努力和做准备,并都来到了万塞,而弗莱明和哈里斯却一直处在暗处,直到事情最终败露才由后台走向前台,真正亮相。这几对人物的言行通过作者分镜头似的处理方法,使情节的发展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并且使分场景融为一体,具有一种整体感;另一方面,这一处理方法很好地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小说中所涉及的不同人物。他们同时亮相,读者从中可以通过自己的认识,凭借自身的理解对人物进行评判,得出褒贬结论。以上均可视为该小说的成功之处。

但是,小说也有其美中不足之处:如对凯特的描写。凯特自幼失去双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她常与昔日的赤化分子来往,但在小说中她显得过于老练。小说在第一章描写她深夜枪杀彼得·沃尔特斯夫妇时,她是那么紧张,她戴着只露出眼睛和嘴的

面罩，“这体现了她对所要做的事情没有把握，同时也表明了她的压根儿就不曾参加过任何类似的行动”。但后来她却是那样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把所遇到的一切都处理得井然有序。作者的笔下本来是一个十足的丫头片子竟成了能应付万事的强者，她的这种能力使在撒谎、杀人等方面比她强若干倍的梅因茨也颇感疑惑，“因为他很难想象有多少杀手能像她那样迅速准确地取得成功的”。因为前后反差太大，易使读者对所刻画的人物产生不太真实的感觉。当然，这些并没削弱小说的可读性，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张兰珍

她看到楼上卧室的灯熄灭时，早已是下半夜了，整幢房子漆黑一片。

那时她在附近的树林深处已等候了近两个小时，也许在进入那房子之前她还要再等上一个小时。为眼前的这件事，她已等了18个年头，所以这最后几个小时的等待只会使她的期望更加强烈，使她更加兴奋，但也更加害怕，甚至害怕得浑身发抖。

她背靠树坐着，感到身下的泥土很潮湿。隔着衬衫，她感到树皮很粗糙。温暖的夜晚没有一丝风，片片薄雾从萨雷诺湾向西飘去。她看到了远处那不勒斯机场的点点灯火，一架晚班飞机正在降落。

卧室的灯熄灭时，她伸手摸了摸插在腰带里的自动手枪。她用手指摸摸枪托、扳机护圈和保险栓。在过去的半小时里，这可能是她第五次这样做了。只有从这个动作中才能看出她现在很紧张。

这时她只是坐着，双手握枪，那姿势就像一个人在向上帝哀求和祈祷。虽然她并不能看到上帝，但她却绝对相信上帝就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她叫凯特·丁尼森。

凌晨1点45分，凯特开始行动了。她站起身，走出了树林，悄无声息地向那房子的后部靠近。走动时，这个身材修长、穿着黑色衬衫和便裤、戴着黑色手套的年轻女子，匆匆套上了同样颜色的滑雪面罩。

不言而喻,这只露出眼睛和嘴的面罩体现了她对所要做的事情没有把握,同时也表明了她压根儿就不曾参加过任何类似行动。

在此之前,她已走过一遍既定路线,当时天还没完全黑,所以对于电线、报警器以及入口处在哪儿,她都了如指掌。现在她干得很顺利,只花了5分钟就解除了警报系统。但到她干完这一切时,她那套着面罩的脸已湿漉漉的了,喉咙干得喘不过气来。

她所需的几件工具均在一个小帆布腰包里。她用玻璃刀和杯状橡皮吸盘打开了地下室的窗户,然后钻了进去。

在地下室里,她凭借着袖珍手电筒那微弱的光线找到了平滑的台阶,接着就毫无声响地上了一楼。

她关掉手电筒,站在阴暗的门厅里,用双眼分辨许多东西的轮廓和位置。她从腰带里拔出自动手枪,拉开保险栓,顺着螺旋式楼梯来到了二楼。

她面前就是他们的卧室,门敞开着。他们蜷缩在一起,笼罩在蓝色的星光下。一件睡衣挂在椅子上,床单的一部分拖在地板上。彼得·沃尔特斯身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枝手枪,她意识到要赶紧拿到这枝枪。沃尔特斯醒过来时看见她会有条件反射,她可不想因此而不得不开枪打死他。

凯特轻轻上前两步,抓起手枪,把它插进自己的腰带里,然后退了回来。接着她打开一盏小灯,等着。

彼得·沃尔特斯的眼皮动了动,两眼迅速地眨了几下,然后睁开眼。眼睛是他周身唯一活动的部位。

他看着这位戴着面罩、身材苗条的人正用枪对着他的脑袋。转眼一瞥,他发现总是放在床头柜上的枪不见了。

他一边仍然盯着这位姑娘,一边伸手去摸他妻子的手。他捏捏她的手,尽可能温柔地把她叫醒。

“佩吉,”他说,“来客人了。”

他的声音也很轻柔,他的英语不带一点波西塔诺口音。尽管

他和他的妻子在这儿已住了 27 年，他们的美国口音仍未改变。

佩吉·沃尔特斯醒来了，她对着灯光眨了眨眼。当她看到那头戴面罩、身穿黑衣、正握着枪的身影时，她吓得透不过气来。然后，她紧抓着丈夫的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你是谁？”沃尔特斯用意大利语问。

凯特·丁尼森咽了两口唾沫：“我是安杰洛和帕蒂·法兰加的女儿。”

她也用意大利语回答，话里包含着从她开始记事起就想要说的确切的字句。

沃尔特斯凝视着她所戴的针织面罩。

“你大概想不起来了，”凯特说，“18 年前的上一个月，你把他俩给杀了。”

“谁告诉你我杀了他俩的？”沃尔特斯问。

“某个完全了解此事的人。”

沃尔特斯沉默不语。

“你想否认吗？”

“如果我否认，你会相信吗？”

“不会。”

他叹了口气，慢慢地摇了摇头，“你花了 18 年才来到这儿？”

“10 天前我才弄清楚是你干的。”

“那么现在你想做的就是要杀我了？”

“假如我就是为了杀你，那么这会儿你已经完蛋了。”

“那你还想干什么？”

“听听你的解释，如果你有的话。”

“你是说，在那之后再杀我？”

凯特·丁尼森没回答。

沃尔特斯看看他的妻子，她脸色苍白，蜷缩在他身边的床单下。他仍握着她的手。然后，他再次盯着凯特的双眼。“我可以抽

支烟吗？”

“要放老实点。”

他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和打火机，点了支烟。

凯特一边平端着枪盯着对方，一边拉过一张靠背椅子小心地坐下。她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她尽力保持冷静和沉着，并努力控制住自己，希望能冷静下来，但又担心做不到。

“那么这个人，也就是所谓知道这一切的那个人，他和你说了有关我什么呢？”彼得·沃尔特斯问。

他正一边抽烟，一边从床上坐起来。这时，床单从他那赤裸的上半身滑落下来。凯特看到他胸部、腹部、身子两侧以及双臂伤痕累累。有些是子弹和弹片留下的，另外一些则是刀伤。那是他的生活经历的写照，她想。

“他告诉我说你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雇用的一名杀手，他还说你为他们干的事遍及了整个欧洲，你否认吗？”

“不否认。他说得不错。”

“他告诉我，你残忍地枪杀了我父亲和母亲。他说你是在他们赤手空拳、高举双手出来投降之时杀害他们的。”

说来奇怪，凯特·丁尼森突然感到语塞。她不知道积压了这么多年并一直伴随她的所有的气愤到哪儿去了。这个人掠去了她一生的爱，他杀了她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毁掉了他们应该给予她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然而，现在她看到面前的这个人只是一位伤痕累累并已上了年纪的人，他原有的威武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躺在他身边的妻子也已老了，她一声不吭地等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彼得·沃尔特斯慢慢地摇摇头。“那是谎言，事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我相信他已告诉你一些有关你父母的情况，”他说，“你一定了解他们曾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曾有人告诉过我，我从小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在我要等着听你讲讲有关他们的情况。”

佩吉·沃尔特斯第一次发话：“你说过所有这一切是18年前发生的。我看不清你的脸，但你肯定还只是个孩子。你已经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请听我说，这不公平。”

凯特没睬她。“你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沃尔特斯，“你讲给我听。”

“你的父亲和母亲是当时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沃尔特斯说，“他们杀害了数以百计的人，数以百计无辜的人。这些情况你知道吗？”

“他们是为了一项事业而战斗。死些人是在所难免的。”

沃尔特斯看看天花板，又瞧瞧四周的墙壁。“我见过一些死去的人。你曾见过被碎尸的儿童吗？至于说我残忍地杀害了你的父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答应投降，举着白旗出来时却从白旗后面开枪。我身上有三处伤疤是他们的子弹留下的。”

传说凯特的父母宁愿以身殉道也不愿做阶下囚，这种说法一直陪伴着她长大。但最近她那个揭露彼得·沃尔特斯的人那里听到了一种新的说法。她那富于幻想的天性使她倾向于接受最初的说法。她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如果她真的接受了这种说法，那么她就不必讨还血债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她说，“面对枪口你只能这么说。”

“此事发生时，并不只有我一人在场。我有两个证人，其中的一位用照相机拍下了那次所谓的和平投降。你父母出来时，他们用自动手枪向我们连续射击，把他们都打死了。但我确实有两张照片，它们记录了当时事情的真相。”

凯特没有做声。佩吉·沃尔特斯在床上动弹了一下，引起了她的警觉。

“她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看你的照片，”佩吉告诉她丈夫，“她来这儿只是要杀你。”

“照片在哪儿？”凯特问。

“在镜子后面墙内的一个保险箱里。要是你让我妻子下床，她会为你打开保险箱。”

凯特看到在彼得·沃尔特斯床边的梳妆台上方挂着一面镜子。照片可能在那保险箱里，也可能不在，但那里肯定有一枝枪。

“保险箱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向右转两圈到4……向左转到10……再向右转到6。”

“下面是我要你做的事。”凯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下床，把墙上的镜子取下来，打开保险箱，但不准把手伸进去。能做到吗？”

“能。”

“然后，我看照片时，你要双手抱头回到床上。”凯特停了一下，“如果那儿真有照片的话。”

彼得·沃尔特斯一言未发。

“保险箱里就这两张照片吗？”凯特·丁尼森问他。

“是的。”

“你为什么只保存这两张照片？是什么使我父母如此与众不同？”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两个人，而且差一点把我也给杀了。因为从没有人曾使我显得那样愚蠢，我不想忘记这一切。”

凯特端详着他。他说的也许是真话。她心中有些紧张，呼吸也有些急促。

“好了。你可以下床去开那保险箱了。”

“我什么也没穿。”

“我会尽力使自己不至于太兴奋。”凯特说。

沃尔特斯并没有笑。他小心地下了床，从墙上取下那面镜子，拨动着保险箱的密码锁，直到凯特听到咔哒一声。

“好了，”她说，“我会把它拿出来的。现在你马上回到床上去，把手放在头上。”

他按她的话去做时，凯特注视着他。

“你也是，”她告诉他的妻子，“把手放在头上。”

“你还打算杀我吗？”佩吉·沃尔斯特问，“还是只杀我丈夫？”

凯特·丁尼森站起身，看看这个女人。“眼下我不打算杀任何人。”她说。她的身子朝那只保险箱方向才侧了一半，这时她意识到那女人还没把手放在头上。她把一只手放在身边，而另一只手却始终放在原来的地方，放在床单下的某个地方。

凯特看到佩吉·沃尔特斯的眼睛眯了一下，而且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惊恐的神色。看到她的这种表情，凯特也感到一阵惊恐。

这种惊恐使她动了起来，猛地扑向左边。就在这时床单下响起了枪声，子弹从她的耳边呼啸而过。

凯特肩部着地，顺势翻滚，躲过了第二枪，子弹击墙反弹，落在铺着瓷砖的地板上。她翻滚着身体直到能举起枪，并开了两枪。她顺着枪管的方向瞥了一眼那个女人，发现她正从床上坐起来，双眼圆睁，双手紧握着那支抽出来的手枪，她的脸和眼睛似乎已被混浊的血液所淹没。

这时，她的丈夫出现在她身旁，他那赤裸的身躯跃起在空中，伸手来抢凯特的枪。他张大嘴嚎叫着什么，凯特一点儿也听不懂。

当彼得·沃尔特斯的整个身子严严实实地压在她胸口时，她扣动扳机开了一枪，这是她唯一来得及做的事情。凯特挣扎着喘了口气，他们躺在那儿活像一对精疲力竭的情人。

凯特使出全身力气，摆脱了身上的重压。死了的沃尔特斯睁着两眼，动脉里的鲜血正从胸部左侧的一个枪眼里往外涌。

我一枪击中了他。

凯特看看床那边，看到佩吉·沃尔特斯仰面躺着，那张脸就像是戴着一个鲜红的面具。她的一只手还握着挑起事端的那支手枪。凯特挣扎着从地板上站起来，抓起那女人的手腕，发现脉搏已不再跳动了。

我并没想过事情会到这个地步。

她手托着前额坐了片刻,尽量想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她走向几分钟前就转身前往的保险箱,拉开了钢门。

一枝自动手枪就在保险箱的里面。枪的保险栓已打开,随时可以射击。至少她对此事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所谓的照片,可能只是一种圈套,以便让沃尔特斯或他的妻子能拿到枪并把她打死。

凯特·丁尼森还是查看了保险箱。她在几只信封里寻找,最后她打开一只信封,找到了她父亲和母亲的照片。

惊讶。

事实上共有两张照片,它们都被放大了。因为底片很好,所以照片相当清晰,一点都没有失真。

他们多年轻啊!凯特想。她看见他们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并肩向前冲击,自动手枪喷射出强烈的火光。她看到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成青铜色,微笑时他们露出洁白的牙齿,其实那完全不是由衷的微笑,而是面对死亡时所现出的让人害怕的怪相。

凯特不知道在一切思维活动停止之前的最后几秒钟里,他们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们纯粹是在凭本能行事。

我希望能跟你们谈谈,她对着照片说。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生活时,我年龄能大一点儿;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们。

她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彼得·沃尔特斯讲的是真话。他并没有在她的父亲和母亲赤手空拳、双手举过头顶出来投降时残忍地枪杀他们。沃尔特斯的妻子为什么要愚蠢地拿起枪,以致他俩都丧命呢?也许是她不知道照片的事,认为她的丈夫只是在使计呢。也许她认为不管怎样,沃尔特斯和她都将被打死,所以,这样做也谈不上有什么不对。

太糟糕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位纤弱的蒙面姑娘很清楚,如果她不是被驱使着干这件事,那么今晚她绝对不会来这儿枪杀任何人。

凯特·丁尼森从满是汗水的脸上取下滑雪面罩，久久地、心情沉重地看着她所做的一切。

她感到这所房子寒气逼人，空荡荡的，太寂静了。因为她那心灰已久的复仇梦，这两个人成了她这一生中唯一杀死的两个人。

这与梦完全不同。

天哪！真的不同。

你曾见过被碎尸的儿童吗？沃尔特斯曾经这样问过。

噢，没有。她从未见过，她不想看，也不打算去看。无论她父母信仰什么，做了什么，这些都与她毫无关系。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出生入死。她却并没有同他们一样的信仰。

对凯特来说，尽管这个地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她却无法使自己离开，好像仍然被她击毙了两个人这一阴影所缠绕，她似乎没有那种想要摆脱纠缠的愿望。她还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呢？是赦免吗？假使这只是个玩笑的话，她也笑不出来。她所做的只是把照片放回原处，锁好保险箱，再用镜子盖住保险箱。

最后，凯特·丁尼森打开她的小电筒，就像个烦躁的幽灵似的开始在房里游移。她下了楼梯，走过死者的几个房间。她看见有许多照片，于是便停住脚步，像为了惩罚自己似的看着。先是佩吉·沃尔特斯以及彼得·沃尔特斯的一些照片，他们愉快地微笑着，后面的几张是一个黑发小男孩的照片，他没有笑容。接下来更多的则是这个小男孩成长过程中的留影，还有他更大一点后的照片，直到他长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他瘦高个，两眼黑而深陷，目光敏锐。他还有一种坚定和庄重的表情，即使拍照也无法诱使他露出一丝笑容。

在这些照片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油彩很浓的油画，画上也是这个年轻人。很明显，它是一幅自画像，因为油画上的他正拿着调色板和画笔。在油画的底边用英文刻着：献给爸爸和妈妈——爱你们的——波利。